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之二

東陽王崇炳虎文甫編輯

金華陳思臚宸若甫原梓

男

士瑛燦文 邦琛煥文 原校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重校刊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
居上非特爲飾治之具下非借爲干澤之地也所以

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書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燕古之人其爲己不爲

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爲綱何者爲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嘖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爲學者之

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
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
答能辨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
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况楊雄王通
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
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
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夫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
意尙奇而不求其安辯尙勝而不求其是論尙新而
不求其常辭尙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拯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磨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渝未逢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帝宇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歎俯眎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歎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儷也意者

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
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
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
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卑陋安於小成愛
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
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仍
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眾矣四體伸縮寧
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
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

於誼稽其猷告自源徂流甚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
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倣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
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顓臾而急蕭牆聖賢之言
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
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士
桀驚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庭公卿翫細
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
遽欲斧其髀而係其頸則踈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
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鈇鉞鈍養癰

護疽媮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既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摩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畧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槩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匈奴爲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

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
臣干法嫚朝之惡不敢肆也今攬其疏或汎數而置
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尙得爲知大原
乎大原旣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
若夫姚崇在唐埒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
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躋足
而覬其聽一則虛心而竢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
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
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俟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

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
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
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
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
約以爲固則爲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
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不待觀
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旦胥靡而暮
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
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沂大

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於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綦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睠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矣何暇恤其後哉攷之於史元宗淪其約不待他日方崇持國秉之時旣班班見矣問以峻法

繩下之約曷爲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爲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襍之約曷爲而許閤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揚思勉名出宮壺駸駸乎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

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蠱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爲帝王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侈心邪念闕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機羣情衆論隱匿壅遏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

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砭蹠之待杖也容
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
何爲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闊於事情姑善之以勸
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倣輔拂不絕於
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
德之驗他未卽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
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
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旣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
侵訐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

誼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爲進德之
驗乎一時風俗猶爲淳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
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
解作此等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
唐德宗而始有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
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芽甲根荻無一物而非地天
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窶人借隙光以自飾
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事
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